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二回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投運河沈囊得外財

詞曰：不是鴛鴦伴，強作鸞鳳儔，官教離異兩分頭。人財雙丟，從此斷綢繆。乍見蓬行子，朝暮斷乾餼；思量一死寄東流，幸他極救，頂感永無休。

——右調《南柯子》

話說金不換娶了許寡婦兒婦，兩人千恩萬愛，比結髮夫妻還親。三朝後，諸事完妥，不換便和許寡一心一意過度起來。他身雖去了二百兩，除諸項費用外，還存有二百七〇餘兩，瞞著許寡寄頓在城內一大貨鋪鋪內，預備著將來買田地。又將驢子賣了二〇八兩，帶在身邊換錢零用。那方氏逐日擦抹得和粉人一般，梳光頭，穿花鞋，不拿的強拿，不做的強做，都要現在不換眼中賣弄。他是個勤練堂客，會過日子，只圖不換和他狠乾，把一個不換愛得沒又腳處。豈期好事多磨，只快活了〇七八日，便鑽出一件事來。

一日早間，不換與方氏同睡未起，只聽得扣門聲甚急，許寡接應出房去了。少刻，又聽得許寡大驚小怪，不知說些甚麼。旋即和一人說話入來。方氏扒起，從窗眼中一看，只嚇得面目更色，道：「快起！快起！我前夫回來了！」不換道：「好胡說！他已落江身死，那有回來之理？」正說著，只聽得許寡兒長兒短，在東房內說兩句，哭兩句，絮叫不已。不換連忙起來，將和方氏將衣服穿妥，正要下地，只聽得許寡放聲大哭。又聽得那人喊叫道：「氣死我了！」一聲未完，早見房門大開，闖入個少年漢子來。方氏將頭低下。那人指著不換面孔，冷笑道：「就是你這忘八的，敢奸霸良人妻女麼？反了！反了！」向不換腿股上踢了一腳，一翻身跑出院外。許寡緊叫著就跑了。不換連忙出房，許寡迎著說道：「不意二月間沉江的，與我兒子同名同姓，是大同府鄉下人，也做的是緞局生意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。著我和你便做下這樣一件事，真是那裡說起！」不換道：「他如今跑往那去？」許寡道：「想是去告官。」不換道：「這卻怎處？」許寡道：「不妨！你兩個前生後續，都是我的兒子，難道說有了親生的就忘了後續的麼？現放著你與我二百銀子，他若要方氏，我與你娶一個；他若不要方氏，方氏還是你的，我再與他另娶一個，有什麼大下的事。」正言間，只見尹鵝頭和張二神頭鬼臉的走來，後跟著幾家鄰居，都來計議此事。許寡滿口應承道：「不妨，是老身做的！那官府也問不了誰流東流西。」尹鵝頭道：「你老人家怕什麼？我們做媒人的經當不起。」許寡道：「這事原是我作主，設或官府任性鬧起來，你兩個只用一家挨一夾棍，我管保完賬，不信賭五斤肉吃，包住割不了媒人的頭。」張二道：「好吉樣話兒，一句齊整過一句。」猛聽得門外大聲道：「裡面是許寡婦家麼？」許寡也高聲答道：「有狗屁只管入來放，倒不必在門外寡長寡短的嚼念。」語未畢，進來兩個差人，從懷內取出一張票來，向不換臉上一照；那一個差人便從袖內流出一條鐵繩來，故意兒失落於地。向不換道：「你做的你明白，這件事可大可小，非同兒戲；夾也夾得，打也打得；二年半也徒得，三千里也流得，煙瘴地方也發得。若問在光棍裡頭，輕則立絞，重則與尊駕的腦袋就大有不便了。」不換笑道：「我這腦袋最不堅固，也不用刀割劍砍，只用幾句話就弔下來了。」差人冷笑道：「原來是根硬菜兒！」又掉轉頭向拿票差人道：「這件事還用老爺審麼？只用你我打個稟帖人去，說好霸良人妻子是實，又且不服拘拿。」那個拿票差人攔住道：「只教你這人性急，有話緩商，為是你怕他跑了麼？」尹鵝頭道：「金大哥年少，不諳衙門中世故，我們須大家計較。」那拿鐵繩的差人問道：「媒人鄰居可都在麼？」許寡一一說知。差人道：「這件事，媒人固有重罪，就是鄰里也脫不得乾淨。姓金的原來是來歷不明之人，他要做此事，你們也該稟報。方才這位姓尹的說了半句在行的話，卻不知怎麼重愛我們，須知我們也是費了本錢來的。」鵝頭將金不換並眾鄰里拉到了院外，在兩下來回講說，方說停妥，不換出三千大錢，鵝頭和張二出八百大錢，硬派著鄰里出了五百大錢，說明連鋪堂錢俱在內，各當時付與。兩個差人得了錢，向眾人舉手作謝道：「金大哥這件事，是有賣的，才有買的，何況又是異鄉人，休說奸霸，連私通也問不上；只要這位許奶奶擔承起來，半點無妨。就是二位媒人，也是幾月前受許奶奶之托，又不是圖謀謝禮，連許奶奶還夢想不到他令郎回來，鄰里是越發無干的了。只是還有一節，這方大嫂亦票上有名之人，金大哥若不教出官，還須另講。」不換道：「這個老婆，〇分中與我九分無干了，出官不出官，任憑二位。」許寡道：「眼見得一個婦人，有了兩個漢子，還怕見官麼？」差人道：「叫他出來！」許寡將方氏叫出，一齊到縣中來。

早哄動了一縣的人，相隨著觀看。知縣升了堂，原被人等，俱點名分跪在兩下。知縣先問許連升道：「許氏可是你生母麼？」連升道：「是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去江南做何事？是幾年上出門？」連升道：「小人在城雲錦緞局做生意，今年正月，掌櫃的著去蘇州催貨物，因同事伙計患病，耽延到如今方回。不意有直隸游棍金不換，訪問得小人妻子有幾分顏色，用銀一百兩，賄囑本縣土棍尹鵝頭、張二，假捏小人二月間墜江身死，將小人母親誑信，招贅金不換做養老女婿，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奸宿二〇餘夜。此事王法天理，兩不相容，只求老爺將金不換、尹鵝頭等嚴刑夾訊。」說未完，許寡在下面高聲說道：「我的兒，年青青兒的，休說昧心話！你今早見我時，還說是大同府有個鄉下人，也做緞局生意，過江身死，此人與你名姓相同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，道路上聽了這個風聲，連夜趕來看我，怕我有死活。況你墜江的信兒，四月裡就傳來，怎麼說到金不換用銀一百兩，買轉尹鵝頭、張二欺騙我做事？阿彌陀佛！這如何冤枉得人？」又向知縣道：「老婦人聽得兒子死了，便覺終身無靠，從五月間就托親戚鄰里，替我尋訪個養老兒子做女婿。這幾月來，總沒個相當的人，偏偏二〇天前，就來了個金不換，煩張、尹二人做媒，與了二百兩身價，各立合同。這原是老婦人作主，與金不換等何干？只是可惜這金不換，他若遲來二〇天，我兒婦方氏還是個全人。」知縣點頭笑了，將金不換、尹鵝頭、張二並鄰里人等，各問了前後實情。問許寡道：「這二百銀子你可收過麼？」許寡道：「銀子現存在老婦人處，一分兒沒捨得用，是預備養老的。」知縣道：「金不換這銀子，倒只怕假多真少。」隨吩咐值日頭同許氏去取來，當堂驗看；若是假銀，還要加倍治不換之罪。值日頭同許氏去了。知縣又問許連升道：「你妻方氏已成失節之婦，你還要他不要？」連升道：「方氏係遵小人母命嫁人，與苟合大不相同，小人如何不要？」知縣大笑，隨發落金不換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放著二百兩銀子，還怕在直隸娶不了個老婆，必要到山西地方娶親？明是見色起意，想你在本地也決不是安分的人；本縣只不往棍徒中間你，就是大恩。」吩咐用頭號板子重責四〇。這四〇板，打得方氏心裡落了無數的淚。知縣又發落尹鵝頭、張二道：「你二人放著生意不做，保這樣媒，便是教誘人犯法。你實說，每人各得了金不換多少？」尹鵝頭還要欺隱，張二將每人三兩說出。知縣吩咐，各打二〇板，將六兩謝銀追出，交濟貧院公用。鄰里免責，俱釋放回家。又笑向方氏道：「你還隨前夫去罷！」發落甫畢，許寡將銀子取到，知縣驗看後，吩咐庫吏入官。許連升著急忙裏道：「小人妻子被金不換白睡了二〇夜，這二百銀子就斷與小人妻子做遮羞錢也該，怎麼人起官來？」知縣道：「這宗銀子和贓罰錢一樣，例上應該入官。至於遮羞錢的話，朝廷家沒有與你留下這條例。」許寡坑得眼中出火，大嚷道：「我們這件事，吃虧得了不得，與當龜養漢一般。老爺要銀子，該要他那乾淨的！」知縣大喝道：「這老奴才滿口胡說！你當這銀子是本縣要麼？」許寡道：「不是老爺要，難道算朝廷家要不成？」知縣大怒，吩咐將許連升打嘴。左右打了五個嘴巴，許寡便自己打臉碰頭，在大堂上拼命叫喊，口中吆喝殺人不已。知縣吩咐將許寡拉住，不許他碰頭，一面吩咐將許連升輪班加力打嘴，打得連升肩膀眼腫，口中鮮血直流，哀告著他母親禁聲。知縣還大喝著教加力打。許寡見打得兒子利害，方才叩頭求饒，銀子也不要了。知縣看將原被人等，一齊趕下退堂。眾鄰里扶了張、尹二人，背負了不換，同到東關店中，煩人將行李從許寡家要回來，治養棒瘡。這四〇板，比廣平府那四〇板利害數倍，割去皮肉好幾塊，疼得晝夜呻吟不已。又兼舉目無親，每想起自己原是個窮人，做生意無成，又學種地；前妻死去，也便干休，偏又遇著冷於冰，留銀二百兩，從田禾中發四五百兩資財；理合候連表兄有了歸著，再行婚娶為是，不意一時失算，娶了個郭氏，弄出天大的饑荒。僥倖掙出個命來，既決意去范村，為問又在此處招親，與人家做養老兒子？瞎頭也不知磕了多少，如今弄的財色兩空，可憐父母遺體，打到這步田地。身邊雖還有二百多銀子，濟得甚事？若再營求，只怕又有別的是非來。我原是個和尚、道士的命，「妻財子祿」四個字，歷歷考驗，總與我無緣；若再不知進

退，把這窮命丟去了，早死一年，便少活一歲。又想起冷於冰，他是數萬兩家私，又有嬌妻幼子，他怎麼割捨出家，學的雲來霧去，神鬼不測，我這豆大家業和渾身骨肉，與他比較起來，他真是鯤鵬，我真是蚊蚋；我父母兄弟俱無，還有什麼委決不下？」想到此處，便動了出家的念頭；只待棒瘡養好，再定去向。從此請醫調治。費一月功夫，盤用了許多錢，方漸次平復，他常聽得連城壁說冷於冰在西湖遇著火龍真人，得了仙傳。他也想著要到那地方，尋個際遇。將鋪中寄放的銀子收回；又恐背負行李發了棒瘡，買了個驢兒，半騎半馱著走。辭別了張、尹二人，也不去范村了，拿定主意，奔赴杭州。

走了許多日子，方到山東德州地界。那日天將錯午，將驢兒拴在一棵樹上暫歇，瞧見一人從西走來。但見：

頭戴舊儒巾，秤腦油足有八兩；身穿破布口，估塵垢少殺七斤。滿腹文章，無奈饑時難受；填胸浩氣，只合暗處長吁。出東巷，入西門，常遭小兒唾罵；呼張媽，喚趙母，屢受潑婦叱逐。離娘胎，即叫哥兒，於今體矣！隨父任，稱為公子，此際哀哉！真是折腳狸貓難學虎，斷尾鸚鵡不如雞！

不換看那人，三□二三年紀，面皮黃瘦，衣履象個乞兒，舉動又帶些斯文氣魄。只見他低了頭走幾步，又抬起頭看看天；看罷，兩隻手抱著自己兩臂，一對眼睛只往地下瞧，瞧罷，又往河沿前走；走到河邊又站住，背操起手來，看那河水奔逝，不住的點頭，倒象秀才們做文章，得了好句一般。不換看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人心裡不知怎麼難過，包藏著無限苦屈，只怕要死在這河內。我眼裡不見他罷了，今既看見，理該問明底裡，勸解他一番。」悄悄的從後面走來，忽聽得那人大聲說道：「罷了！」急將衣襟拉起，向面上一覆，湧身向河中一跳，響一聲，即隨波逐流，乍沉乍浮去了。不換跌腳道：「壞了！誤了！」急急的將上蓋衣服脫下，緊跑了幾步，也往河內一跳，使了個沙底撈魚勢，二□多步外，方才趕上。左手提住那人頭髮，右手分波劈浪，揪上岸來。緣不換做娃子時，就常在水中頑耍，到二□歲內外，更成了水中名公，每逢山水大至，他偏要賣弄手段，令看的人驚服。這道運河，他實視如平地。今日救得此人，亦是天緣。不換將他倒抱起來，空了會水，見他氣息漸壯，才慢慢地放在地下。一面又跑至樹下看行李，喜得此處無人來往，竟未被人拿去，急忙將驢兒牽上，拾起上蓋衣服，復到救那人的去處。見那人已扒起坐在地下，和吃醉了的一般。不換將自己濕衣脫下，也替他脫剝下來，用手將水擰乾，鋪放在地，然後坐在那人面前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，叫什麼名字，有何冤苦，行此短見？」那人將不換一看，說道：「適才可可是尊駕救我麼？」不換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用手在地下連拍了幾下，道：「你何苦救我！」不換道：「看麼！我救你倒救不是來了？」那人道：「爺台救我自是好意，只是我活著受罪，倒不如死了熨貼；況父母慘亡，兄弟暴逝，孑影孤形，丐食四方，今生今世料無出頭之日，但求速死，完我事業。爺台此刻救我，豈不是害我麼？」不換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。今既被我救活，理該和我詳說，我好與你做個主裁。」那人復將不換一看，說道：「我還怕什麼！我姓沈名襄，紹興府秀才；父名沈練，做錦衣衛經歷。因嚴嵩父子竊弄威權，屢屢殺害忠良；吏部尚書夏邦謨表裡為好，諂事嚴嵩父子。我父上疏，請將三人罷斥。聖上大怒，將我父杖八□，充配保安州安置。我父到保安，被個姓賈的秀才，請到家中教讀子姪。保安州知州念我父顯個義烈人，不行拘管。那些紳士們聞我父名頭，都來交往，又收了幾□個門生。誰想我父不善潛晦，著門生們等綁了三個草人：一寫唐朝奸相李林甫，一寫宋朝奸相秦檜，一寫嚴嵩。師徒們每到文會完時，便各挾弓矢，射這三個草人，賭酒取樂。逢每月初一日，定去居庸關外痛哭，咒罵嚴嵩父子，力盡方回。只兩三個月，風聲傳至京師，嚴嵩大怒，托了直隸巡撫楊順，巡按御史路楷，將我父入在宣化府閻浩等妖黨案內，同我母一時斬首，又將我兄弟沈襄立斃仗下。我彼時在家鄉，被地方官拿獲，同小妾一並解京；途次江南，小妾出謀，著我去董主事家借盤費，解役留小妾做當物，始肯教我去。承董公贈我數金銀兩，從他後門逃去，流落河南，盤費衣服俱盡，以乞丐為生。今到山東，此地米粟又貴，本地人不肯憐貧，我已兩日夜一點水米未曾入口。」說罷，大哭。不換道：「你難道就沒個親戚奔投麼？」沈襄道：「親戚雖有，但人心難測，誠恐求福得禍。我只有個胞姐，嫁在江西葉家，刻下現做萬年縣教官，因此一路乞丐，要投奔他，還不知收與不收？」不換道：「骨肉至親，焉有不收之理？你休慌，只用走數里路，便是德州，到那邊我自有道理。」沈襄道：「敢問爺台是那裡人？」不換道：「我是北直隸雞澤縣人，叫金不換，要往浙江去。你快起來，穿了濕衣，隨我到德州走遭。」沈襄想了想，隨即扒起，牽驢同走，到德州旅店安下。不換立即叫小伙計買了些吃食，與沈襄充饑；又要來一大盆火，烘焙衣服；然後到街上買了大小內外布衣幾件，並鞋襪帽子等類，著沈襄更換了。在店內敘談了一夜。次早，不換取出五封銀子，又□來兩一小包，說道：「我的家私盡在於此，咱兩個停分了罷。」沈襄大驚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不換道：「此理常有，只是你沒有遇著。」說著，即分與沈襄一半。沈襄道：「已叨活命之恩，即或惠助，只三五兩罷了，如何要這許多？」不換道：「你此去江西，定是否極泰來；設或你姐夫不收留，難道又去江西討吃不成？」兩人推讓了□數次，沈襄方才叩頭收下，感激得銘心刻骨。不換道：「那驢兒你也騎了去罷。」沈襄道：「恩公意欲何為？」不換道：「我如今的心，和行雲流水一般，雖說浙江去，到處皆可羈留，並不象你按程計日的行走。有他在我身邊，喂草、喂料，添許多不方便。此地是個水路碼頭，各省來往人俱有，非你久留之所，你此刻就起身去罷。我隨後慢慢的行走。」沈襄又要推辭，不換道：「銀子我還送你百餘兩，何在一驢？快騎了去。」沈襄復行拜謝，痛哭不忍分離。不換催促再三，方裝妥行李，兩人一行出門，相隨了六七里，不換看得沈襄騎上驢兒。那沈襄的眼淚何止千行，一步步哭的去了。正是：好事人人願做，費錢便害心疼；不換素非俠士，此舉大是光明。